



为自己开个追悼会

○ 赵志耀

抚今追昔话锦城

○ 盛金声

一九五三年,我十一岁。在家乡集贤村小学毕业后,因村里没有高小,便到临安县城里去考高小。因为我成绩较好,考入了城关镇完全小学(简称城关完小)。校址在原孔圣殿(后改建为锦城一中)。孔圣殿是祭祀孔子的殿宇,坐北朝南,后面是大殿,前面是一座戏台。改建城关完小后,大殿便作教师办公室。东侧围墙里有一排小平房是教师宿舍,前面有几株高大的梧桐树。西面朝南有几排平房便是教室了。

那时的临安县城真是小得可怜,人们调侃说:东门头放一个屁,西门头马上就闻到臭气了。当时县城城区的范围:东至东门头(农林大学老校区,那时叫浙江林学院),向东便是东门头,经三脚牌楼、四脚牌楼,再过去就是被洪水冲塌只剩几个桥墩的长桥。西至西坛(人民医院对面),再过去就是苕溪思古桥(今临天桥)。北傍太庙山麓,这一带称棋盘地,沙滩、菜园、桑园、坟地,荒芜不堪。南至姚北山一带(今天工商厦处)。整个县城城区面积只有二至三平方公里。街道仅丁字型一条直街(今衣锦街),一条横街(今江桥路一段)。还有几条巷

弄,如大巷弄(今天目路),小巷弄(今府前路),木梳弄,吕家弄(今新民街一段),安阁弄等。

县城自1938年至1940年经日本强盗五度窜犯,飞机多次轰炸,包括县署、商店、民宅大部分被毁,满目疮痍,到处是断垣残壁,几成废墟。抗战胜利后,重建了二层楼的县政府公署。沿街仅剩少数劫余或新建的二层砖木结构房屋。其余皆是平房、草舍。街市仅三百余米,街道逼仄,勉强可容两辆汽车交会。市容萧条,没有几家像样的店铺。比较有名的像邹来生(邹子侃烈士之父)的豆腐店,吕仁和药店,还有南货店,屈指可数。

衣锦街与大巷弄交界处有一座戚旦义家所建的二层西式楼屋,当时人们称之为洋房,算是锦城最上气的房屋了,解放后作为临安县兵役局。钱王陵园仅存临街一堵红色照壁,人们习惯称红墙门口。乡下农民挑柴火进城卖,柴担都歇在县政府前两旁或沿街空隙处。解放初期,整个城区只有一名王姓的环卫工人(原西径山还俗的和尚)。临安越剧团演出场所(在安阁弄口)锦城大戏院,也

是毛竹结构,稻草盖顶。场内用砖砌凳柱,棚以毛竹或小杉木作为观众座位,可供五百余人观看演出,剧团团长是朱莲花。一九五三年,利用西径山寺庙拆除的木料建起了五一大礼堂(现工人文化宫原址)。

解放以后,城区面积逐年拓展,范围扩大了近三倍,旧城遗址已荡然无存。新建了不少新楼,店铺比肩,市面逐渐繁荣。如建在衣锦街中段的原九层广播电视大楼,拆除改建的七层工人文化宫,六层的临安招待所。浙江林学院、临安中学等相继建成。但仍旧是街道狭窄,交通拥堵。

忽如一夜东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。自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以后,锦城也和全国各地一样,如虎添翼,锦上添花。政府加大投资力度,从新设计新锦城,为老百姓办实事。四十年来,锦城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请看如今的新锦城,街道宽阔整洁,高楼大厦鳞次栉比。先后建起了钱王大街,人民广场,苕溪黄金水岸,二十层的人民医院大楼,气派的汽车东站,商贸繁荣的天工商厦和浙皖农贸城。有师生二万余人的浙江农林大学。整治了苕溪并建了美仑美奂的廊

桥,新建青山湖大桥和多姿多彩的十七孔钱锦长桥。入夜霓虹闪烁,灯火通明,处处笙歌嘹亮,排舞翩跹。修缮一新的钱王陵公园与对面的新图书馆交相辉映。特别是近几年来通过三改一拆、五水共治,城区面貌更加焕然一新,扩建后的十里城中街靓丽多姿。公交车四通八达,老年人和残疾人可免费乘坐。你看,现在的苕溪水更清澈了,山上植被更加茂盛。青山湖环湖南北绿道相继贯通,老百姓多了一个休闲、运动健身的好去处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心,人民群众对幸福的满意度逐年上升。

2017年8月,临安撤市设区,现在正在修筑的杭临轻轨铁路,使临安加快了融入大杭州都市的步伐。放眼四十年,钱王故里旧貌换新颜。没有比较就不知道今昔的差距,有些年纪大的农村老百姓说:如果把他们放到钱王大街一带,真是眼花缭乱,根本辨不清东南西北,找不到回家的路。是啊,这四十年来,锦城的变化确实是太大了。相信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锦城——这颗青山湖畔的明珠,会更加焕发出绚丽多彩的光环!

昨天去苕溪绿道骑自行车,回来过了西墅桥,桥中心开始都是下坡路,前面是十字路口,有早餐车停在那里,因此我想刹车,让速度减慢下来。但是这个右刹车,修自行车师傅校刹车,校得太紧了,我此前好几次,稍微刹了一下,前轮立马停住,不光是停住,连车头都翻转。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刹了一下车,立马祸事就发生了,我一个倒栽葱,一头栽倒在地上……

今天,我感到头疼,脚疼,肩膀也疼。我学过物理,知道是惯性闹的祸。我诅咒惯性,没有惯性多好,没有惯性我就太平无事了。昨天摔跤之后,后果非常严重,除了头疼脚疼肩膀疼之外,我的脑子好像不好使了,好像出毛病了,我经常有幻觉,也许是脑震荡了吧。我现在不能空下来,一空下来就出现幻觉。我觉得我昨天倒栽葱摔出去的时候,身体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,在即将到达弧线顶端之前,第六感告诉我:有危险!赶快侧身!于是我侧了个身,结果我就右肩膀先着地了,让我躲过一场灾难。

假如昨天第六感不给我预警,我在倒栽葱之前不侧转一下身子,那会产生什么后果呢?我今天去实地考察了一下,真是不看不知道,看了吓一跳,现场竟然有一块三角石头,藏在我跌倒过的地方。我当时就觉得毛骨悚然,手脚也索索发抖,真的心有余悸啊。要不是昨天右肩膀着地,而是脑袋瓜着地,那会发生什么情况?要是我的脑袋瓜藏在那块三角石头上,那是怎样一个惨状?真要是三角石头与我脑袋瓜吻上了,那我脑袋还不出一个鲜血淋漓的洞?要是这个洞刚好在脑干部位上,那接下来就是出血、瘀血、脑血管堵塞,再然后下去,我驾鹤西去了。

我以前跟我女儿说过,我死后不开追悼会,我女儿同意执行我这个遗嘱。可是不行啊,老潘不干了,他跳出来说:“不开追悼会?赵志耀死了,竟然不跟我们告别?就这样不声不响走了?这不是叫我们难堪嘛?我们同学就这样不放在你眼里吗?这让我们同学的情何以堪?”我女儿被老潘训得眼泪吧嗒吧嗒地落,但她还是鼓起勇气说了一句:“我爸爸有遗嘱,说过不开追悼会的。”老潘说:“你爸爸说也不行,这个追悼会非开不可,就这样定了。”我女儿不是老潘对手,她拗不过老潘。

追悼会如期举行。我躺在殡仪馆里,悼词是老潘写的,也是老潘念的,他在悼词中毫不吝啬地对我歌功颂德,对我大加赞扬,我听得都不好意思了。接下来就是告别仪式,亲朋好友和同学,一个个向我鞠躬,我本来想和他们握手,但他们都不愿意,只是点一下头,就匆匆离我而去了。我早就说过,开追悼会没有意思的,这不是被我说了中嘛!不过我能理解大家的沉重心情,特别是我的同学,都是70多岁的古稀老人了,免死孤悲是难免的,谁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呢?不久于人世是大概率事件,谁又能逃脱宇宙规律呢?

对于大众心理的揣摩,我是有经验的。1999年我母亲去世,火化那一瞬间,电炉火光轰然而起,红色火焰包围了我的母亲,我立马哭晕在地上,半天也透不过气来。事后想想,我觉得我哭晕过去,并非全是哭母亲,其中有一半是哭自己,是哭我将来也是这样下场,是哭做人其实是一件空洞而又悲哀的事情。

我的追悼会结束了,司炉工一把把我推进火化炉,他们合上电闸以后,我的灵魂就从大烟囱跑出去了。灵魂是看不见的,比量子还小的东西构成灵魂,灵魂是确实存在于宇宙之中的,我的肉体消失了,但我的量子还在宇宙中,我以量子的形式,游走在宇宙当中,我在宇宙当中是完全自由的。

以上完全是我的幻觉。现实当中的我,13号早上又骑上自行车,来到我昨天跌倒的地方,我是来凭吊故战友的。我想学苏东坡,站在黄州的赤壁矶上,写一首《念奴娇,赤壁怀古》之类的文章,但我毕竟不是苏东坡,学不了写出那么伟大的东西。那就放弃算了吧,我就简单一点,凭吊一下昨日之旧我,也凭吊一下我昨天的好运气,算是了我一个心愿吧。昨日之我已褪去旧皮囊,今日之我,已焕然一新模样。

我重新跨上自行车,吹晨风,看绿树,向苕溪绿道骑行而去。



惜树如命

○ 张金娥

宋永增,临安老一辈大多都知道,曾任於潜县农工部副部长、天目林场党支部书记、场长。家住於潜后渚村。我和他的四女儿宋月华1969年在杭州少年宫(徐松宝、姜真烈士展览馆)当讲解员时认识。前两天接到宋月华的电话,托我打听天目林场老领导的电话。我是天管局退休的,天管局退休队伍中有好多是天目林场转过来的。我联系了几位,均不知道。

我转告宋月华,她非常焦急,在电话中讲了事由:她父亲离休后,林场的干部职工都知道他对树木的情感,他在任职时不仅仅做保护工作,还在做多种试验。于是将一棵八百多年的枯银杏树桩移到后渚村,由他父亲管理,作枯枝复苏、雌雄嫁接等试验。他们一家精心管理。后来果真复苏繁衍,嫁接成功。现在两株大的有四层楼高,夏绿秋黄,十分壮观。现在村里通往山上狮子寺的小路加宽,要将当时筑就在树桩四周的石圈切去缩小,还要砍去部分树枝,他们竭力劝止,村里讲如果这棵树能挂上保护的牌子就不动。我这才清楚事情的紧迫。

我说:“我直接到林业局去汇报此事。”随后宋月华从手机上发来银杏树的照片,还有天目林场的石碑。照片上有一棵枝杆被砍了三根。石碑的碑文是这样写的:

“碑记 省林业劳模宋永增生前惜树如命,为留后人作雌雄同室多品种嫁接,考其生命和放益,于八八年春从门口关帝庙旧址移来龄逾八百余春秋,重逾三吨之古银杏树桩,故铭志求

传后。临安县天目山林场 公元一九九二年四月立”

我当即到林业局,见到朱永军副局长,向他反映了这一情况,他马上给天目林场的场长叶建丰打了电话。傍晚宋月华来电话,说下午她看见有人用手机给这株银杏拍照,她马上过去,才知道是天目林场的书记陈柏荣,天目林场场部在於潜,离后渚村几公里,接到朱副局长电话后,叶建丰给陈柏荣打了电话。陈书记马上到后渚现场作调查来了。他告诉宋月华,12号叶建丰场长要到临安局里去。12号上午,宋月华的妹妹宋美华和她的女婿,还有大姐的儿子都来到林业局。朱永军副局长、叶建丰场长,还有资源科的领导都很关心此事,叫宋家先与村里沟通,挂牌要先申报批复,需一段时间。想不到当天上午,陈柏荣书记、於潜镇陈副书记和於潜镇森林派出所所长等来到后渚村村委,直接和村书记、村长沟通,说这棵树早应该挂保护牌子的,遗漏了,叫村里保护好。宋家后代几路奔波,为这份特殊的绿色“遗产”而悬着的心可放下了。

我作为朋友介入了这件事,也感到欣慰:看到了宋家后代继承了前辈的优秀品质:“惜树如命”。从时间上推算,这棵银杏移来一年多,宋永增就逝世了,移来时就全家一齐出力,以后全由小辈操心了。宋月华在电话中几乎是哭泣着说“眼看着这树被毁,我们小辈对不住我们阿爸呀!”真是情深意切!也看到了林业、地方政府部门雷厉

风行的工作作风,一天半之内去现场两趟,把工作做到位。

但还是有一个深层次的忧虑:如何让基层的老百姓都树立起对自然生态的敬畏和保护意识?我还听说同性质的事:后渚村南狮子山立有革命烈

士赵壁(观山人)、傅玉成(秋村人)的纪念碑,也是宋永增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自己掏钱从南京采购来红豆杉、美国长毛松等稀有树种,种在烈士陵园中。听说早些年这些树也遭砍伐,所存无几,令人痛心!作为各地每一级领

导,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时时处处为身边的事张正义、制止逆行。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,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前辈留下的“绿水青山”,打造出更多的“金山银山”,让我们美丽的家园万世流芳。



大明山云海 邵卫华 摄